

浦陽人物記

場

新編
人物
志

蒲
場
人
物
記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繇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惟史氏之官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渭川之竹以爲簡竭徂徠之松以爲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

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
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
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
閩川名士錄陳畱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
氏之文竝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
亦有不容自己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
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
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衡門流聲天闕其事可
紀者尙多考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

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愠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屋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

沈氏先生言行錄
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
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凡例

一楊璇傳照後漢書修錢遹梅執禮鄭綺王萬傳照宋史修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攷朱子槐縣經或按朱紱東軒日鈔毛洪筆錄蔣思先達遺事記謝翱浦汭先民傳更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事蹟皆有所據一字不敢妄爲登載其舊傳或有舛繆者則無如之何姑俟博聞者正之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

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尙質蓋亦爲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母懌母懌生喜喜生談班固敘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旂穉穉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答長沮之問曰爲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雖祖考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記事

行遠未必屑屑爲之諱也後世彌文日盛往往不能行
尊慕之實徒於名號繆爲恭敬淳祐以降不惟諱其名
又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閒在當
時固有知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爲何人矣深可一
嘅濂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者倣
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
也

一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倣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

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住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

藉是以發耳

一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傳雱之後居清江王
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不書唯子若
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梅執禮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鍾宅

鄭綺

政事

楊璇

張敦

蔣邵

傅柔

傅雱

黃仁環

吳傳

石範

王萬

吳直方

趙大訥

下卷

文學

于房

朱臨

錢通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融

戴銘妻倪宜弟

甫易人物記 標目

三知不足齋叢書